



楚留香傳奇

大沙漠

【二】

古龍

朝華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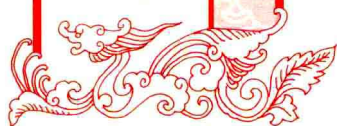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古龙
精品集插图本
15

大沙漠

楚留香传奇 【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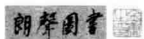
楚留香传奇/古龙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5
(古龙精品集)

ISBN 978-7-306-04546-1

I. ①楚… II. ①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3757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100号



本书出版由台湾真善美出版社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于中国大陆地区专有使用。本书著作权由美国宋氏企业公司(Sung Enterprise Inc.)所有, Copyright 2012, Sung Enterprise Inc.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 可见到一组数码,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 4008813150,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6 位数码并按 # 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6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 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 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录

第二十八章	沙漠遇故知	279
第二十九章	富贵人家	291
第三十章	出此下策	301
第三十一章	直奔大戈壁	311
第三十二章	沙漠风光	321
第三十三章	救人害己	333
第三十四章	极乐之星	343
第三十五章	荒漠绿洲	353
第三十六章	琵琶公主	363
第三十七章	龟兹国王	375
第三十八章	喜从天降	385
第三十九章	变生肘腋	395
第四十章	护驾来迟	403
第四十一章	大漠风云	413
第四十二章	飞来艳福	423
第四十三章	血溅洞房	433
第四十四章	阴谋诡计	445

第四十五章	英雄相惜	457
第四十六章	剑不轻出	467
第四十七章	沙漠行舟	477
第四十八章	附骨之蛆	487
第四十九章	士为知己者死	497
第五十章	酒醉误事	509
第五十一章	料事如神	519
第五十二章	花海迷魂	529
第五十三章	丽质天生	539
第五十四章	坐怀不乱	551
第五十五章	生死之间	559
第五十六章	画眉鸟	569
第五十七章	断臂论交	579
第五十八章	女人心理	589
第五十九章	复辟	599
第六十章	庆功宴上	609
第六十一章	有所必为	619
第六十二章	红粉骷髅	631
第六十三章	别兮大沙漠	641

第二十八章 沙漠遇故知

楚留香道：“这鬼地方有什么事能留得住你这样的人，我真没法子相信。”

胡铁花“咕”地又喝了碗酒，忽然直瞪着楚留香笑道：“你真要我告诉你？”

一堆黄沙上，有一粒乌黑的珍珠，这本是单纯而美丽的，又有谁能想到，竟因此而引起一连串复杂而诡秘的事……

楚留香回到他的船，就好像游子回到了家，海上的风是潮湿而温暖的，暖得就好像他的心情一样。

海天深处，有一朵白云悠悠飞来，船，在碧波中荡漾，光滑的甲板，在灿烂的阳光下，比镜子还亮。

他脱下衣服，脱下鞋袜，发烫的甲板，烫得他心里懒洋洋的，整个人仿佛要飘起来。

他忍不住放怀高呼：“苏蓉蓉、李红袖、宋甜儿，你们再不把好吃的东西端出来，我就要把船吞下去了。”

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整条船上，根本一个人也没有，苏蓉蓉、李红袖、宋甜儿都不见了。

一刹那间，楚留香心里所有温暖舒适的感觉也都不见了，他把这艘船每一个角落都找过，甚至连衣橱里、米缸里都找过。

他连她们的一根头发都没有找到。

她们会到哪里去？

有时，李红袖也会到岸上去买一匣檀香，宋甜儿也会去逛逛市场，但三个人一起离开船，却是从来未有的事。

她们难道会不辞而别？

这更不可能，多年来，她们和楚留香已结成了一体，简直已经是楚留香生命的一部分了，那是谁也分不开的。

那么，她们怎会不在船上？莫非遭了别人毒手？

楚留香再冲入船舱。

他确信她们三个人的武功和机智，已足可应付任何变故，但他还是在船舱里，装置了四十九处巧妙的机关。

这些机关可以在一霎眼间，令人丧失抵抗能力——有的可令人晕迷，有的可锁人四肢，有的可将人送到海里去。

但是现在，这些机关都没有动过，船舱内外也丝毫没有零乱的情况，碧纱橱里，有三只烧好的鸡；他珍贵的葡萄酒，也仍吊在海水里；他喜欢的那只酒杯，也早已擦得发亮；李红袖床头，有一本《会真记》，书页折在“惊梦”那一段上；苏蓉蓉床头，有双她还没有做好的袜子。

她们显然是安安静静地离开这条船的，除非是有个人能在一刹那间，将她们三个人一起制住。

但这样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生出来哩！

楚留香更为不懂了。

他越猜不出这是怎么回事，就越是焦急。

他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船上不停地跑进跑出，转来转去，转了七八十个圈子后，他才忽然发现——

他喜欢的那张大椅子上，有堆发光的黄沙。

黄沙上有粒发亮的黑珍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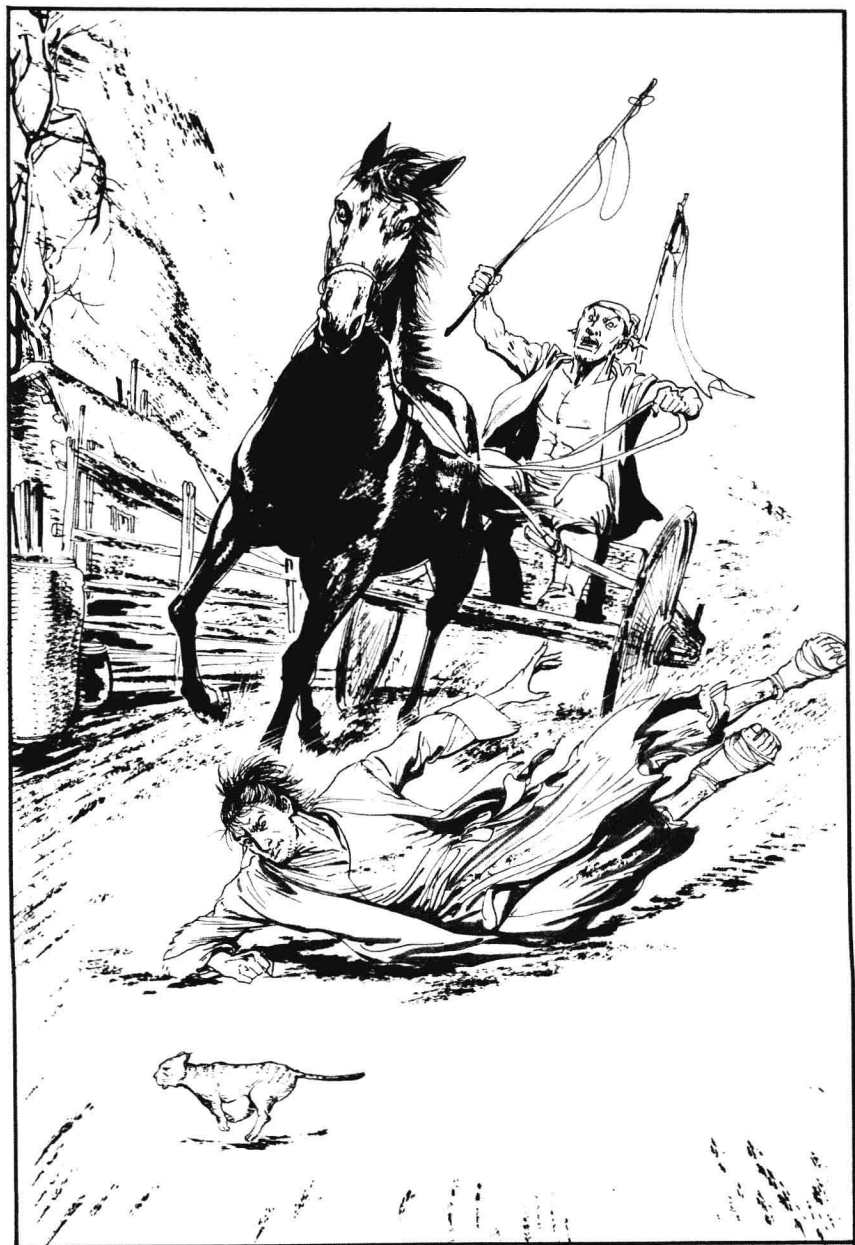
这本是最容易发现的地方，但一个人在焦急之中，却往往会将最明显的地方遗漏了。

楚留香抓起一捧黄沙，沙粒自他指缝里雨一般落下。

于是他又发现沙堆里还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楚留香湖畔盗马。

黑珍珠海上劫美。



就在这时，一只猫从酒铺里窜出，想过街，马车驰来，它想躲也来不及了，眼见就要被马蹄踏死。

也就在这时，又有一条人影自酒铺里窜出，快得好像是根射出来的箭一样，竟用身子盖在猫身上。

※

※

※

现在，楚留香就骑在黑珍珠的马上。

这里是马连河畔的一个小镇。

烈日，风砂，黄土，贫穷的小镇，衣不蔽体的妇人，牵着面有菜色的儿童，在木板门后闪缩窥人。

但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这小镇已可算是富裕繁华的了，因为在附近百里以内，这里是唯一有清水的地方。

所以，镇上居然也有几间砖屋，几间店铺，楚留香经历一段艰苦路途后，到这里已像是到了天堂。

他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赶着路，几乎已忘记了酒是什么滋味，睡觉，也好像是几天前的事了。

若非这匹马，他根本无法这么快就赶到这里。在这里，没有风的晴天里，已可遥望及长城的城堞。

但今天却有风，黄土在路上飞扬，街旁小酒铺的掌柜，正不停地用帚子拂着烙饼上的风沙。

他只要手一停，饼上就会积上一层牛油般的黄土，这样的饼，在这种地方，已可算是美味了。

楚留香轻抚着马的鬃毛，叹息道：“这两天苦了你，今天我们两个看来都该好好吃一顿。”

一辆破马车自街道那边飞驰过来，赶车的大汉，似乎要将那匹瘦得可怜的马，每分力气都鞭打出来。

就在这时，一只猫从酒铺里窜出，想过街，马车驰来，它想躲也来不及了，眼见就要被马蹄踏死。

也就在这时，又有一条人影自酒铺里窜出，快得好像是根射出来的箭一样，竟用身子盖在猫身上。

于是马蹄就从他身上踏过，车轮也从他身上辗过，路边的人，不禁惊呼出声，楚留香也变了颜色。

这人竟不惜用自己的命来救只猫，难道是个疯子？

赶车的大汉见到出了人命，也不觉吃了一惊，这才赶紧勒住了

马车，跳了下来，奔回去瞧。

只见那人躺在地上，怀里抱着那只猫，正笑嘻嘻道：“小乖乖，下次过街要小心，这年头睁眼的瞎子多得很，被这种混蛋压死，岂非冤枉么！”

整个马车从他身上压过去，他从头到脚，竟连一丝伤损都没有，只不过身上穿的破衣服，变得更破了点而已。

赶车的大汉又惊又怒，大骂道：“谁是混蛋，你才是混蛋！你若死了，老子还陪你吃人命官司……”他越说越气，飞起一脚踹过去。

那人右手还在摸着猫，眼睛瞧也没有瞧，左手不过轻轻一托，赶车大汉整个人就被送上了屋顶。

路人又惊又笑，赶车的大汉在屋顶上又惊又怕，他却抱着猫慢腾腾地往酒铺走，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阳光，照着他满脸青黢黢的胡碴子，也照着他脸上那懒洋洋的笑容和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他方才身形比箭还急，当真是生龙活虎，现在却连路都懒得走了，恨不得找个人抱他到酒铺去。

楚留香忽然从马上跳下来，大叫道：“胡铁花，花疯子，你怎会在这里？”

那人回头瞧见了楚留香，也跳了起来，大笑道：“楚留香，你这老臭虫，你又怎会在这里？”

他连手里的猫都顾不得了，飞也似的窜过来，一拳打在楚留香的肩膀上，楚留香也没吃亏，一拳打着他肚子。

两人都疼得直叫，却都几乎笑出了眼泪。

楚留香苦笑道：“难怪多少年都瞧不见你，我还以为你懒死了呢，原来你竟躲到这里来了！”

胡铁花笑道：“你这老臭虫怎么也到这里来了，难道被妞儿们逼得无处走了么？”

两人又打又笑，跌跌撞撞地走进了那小酒铺，在一张东倒西歪

的桌子旁坐下来，那大花猫也“咪”地跳上桌子。

胡铁花却一把将它拎了下去，笑道：“小乖乖，你莫吃醋，这老臭虫是我的老相好，他来了，你只好到一边去蹲着吧……”

楚留香在他嘴里居然变成了老臭虫，他自己想想都要笑破肚子。

楚留香大笑道：“多年不见，想不到你这条懒猫又交了个朋友……来，小乖乖，你既是他的朋友，就也跟我喝两杯吧！”

胡铁花瞪眼道：“喝两杯？今天我不灌你两百杯，就算我不够朋友。”

他拍着桌子大嚷道：“酒，酒，快送酒来！你们难道想把我朋友干死不成？”

一个又瘦、又小、又黑、又干的妇人，提着只锡酒壶走出来，“砰”地将酒壶往桌上一抛，转头就走了回去。

她连眼角也没有瞧胡铁花一眼，胡铁花眼睛却始终瞬也不瞬地盯在她身上，就好像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似的。

楚留香暗暗好笑：“这懒猫想必是太久没有见过女人了，漂亮的女人长得是什么样子，他只怕都已忘了。”

这妇人长得并不算难看，年纪也不大，眼睛也不小，只是瘦得全身没有四两肉，看来就像是风干了的小母鸡。

只等她走得没了影子，胡铁花才转过头来，倒了两碗酒，笑道：“楚留香，你可得小心些，今日的胡铁花，酒量已非昔日可比了，我还记得你一共灌醉我八十八次，现在我可要开始报仇。”

楚留香笑道：“八十九次……你难道忘了酒缸里那次么？”

胡铁花大笑道：“我怎会忘记，那次我只不过在你酒里下了半斤巴豆，你却把我抛进张家的大酒缸里，害我醉了三天。”

楚留香悠悠道：“你可记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胡铁花笑道：“十八年……只怕已快十九年了，那时我才不过是个八九岁的孩子，若不是交上你这坏朋友，又怎么会学上喝酒。”

楚留香大笑道：“你莫忘记，咱们第一次喝的酒，还是你偷来

的哩！”

胡铁花苦着脸道：“真的么？这我倒忘了……”

他终于忍不住大笑道：“老实说，偷来的酒滋味最好，我一辈子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的酒……”他只仰了仰脖子，那么一大碗酒，就忽然不见了。

楚留香也喝了下去，却皱着鼻子道：“这真的是酒？”

胡铁花道：“不是酒是什么？”

楚留香笑道：“我还以为是醋呢！”

胡铁花大笑，再倒酒，笑道：“在这种地方，有这种酒喝，已经算是你走运了。”

楚留香接过他的酒，喃喃道：“看来这懒猫不但忘了女子的样子，就连酒的滋味也已忘了。”

※

※

※

十几壶酒，转眼间已下了肚，那小妇人自然也走出来十几次，每次都把酒壶重重往桌上一摔，扭头就走。

到后来，只要她一走出门，楚留香就紧张起来，几乎忍不住要用手掩住耳朵，怎奈这双手却又得先去扶桌子，否则桌子就要被她摔垮。

但胡铁花却只要看见她走出门，眼睛就亮了，笑声也响了，懒洋洋的人也像是忽然有了精神。

楚留香忍不住叹道：“可怜的小子，你在这鬼地方究竟住了多久？”

胡铁花眨了眨眼睛，道：“你可记得，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几年了？”

楚留香叹道：“七年，想不到一霎眼就是七年！”

胡铁花目光凝注远方，悠悠道：“那时候是夏天，在莫愁湖……那一年莫愁湖上的荷花开得好美，咱们用荷叶卷成酒杯，喝一杯酒，抛一张荷叶，到后来咱们那条船都几乎被荷叶塞满了，你身旁的荷叶已堆得比鼻子还高。”

楚留香微笑道：“那一年夏天，过得可真快……”

胡铁花忽然笑道：“你记不记得那年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谁？”

楚留香大笑道：“我就算把别人都忘了，也不会忘记高亚男的，那时候她刚从华山学会一套‘回风舞柳剑’，只要一喝醉，就要将这套剑法练给咱们看，害得金陵武林中人，成天等在咱们船边不走，为的就是要偷学她的剑法。”

胡铁花道：“说老实话，她剑法实在不太高明，到后来只要她一练剑，我就要去小便，我真奇怪，她那‘清风女剑客’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

楚留香笑道：“你说她剑法不好，但姬冰雁却总是说她剑法要比昔年华山掌门徐淑真还高上三分。”

胡铁花拊掌道：“不错，这死公鸡可以三天不说一句话，一说话就是夸她‘好剑法’，我猜他八成看上她了。”

楚留香笑道：“但她看上的却是你，否则她又怎会找我们这些酒鬼混，你记不记得，那天你喝醉了酒，还答应要和她成亲。”

胡铁花苦着脸道：“我怎么不记得，第二天我酒醒了，也就把这回事忘了，谁知她还未忘记，竟逼着我和她成亲，还说我若赖账，她也没有脸活下去，她就要自杀，害得我只好连夜跳下湖，落荒而逃……”

他还未说完，楚留香已笑得伏倒在桌上，喘着气道：“难怪第二天天亮时，我就忽然发现你们两人都不见了，我还以为你们私奔了哩！害得姬冰雁借酒浇愁，当天晚上就险些醉死，第二天也走了，我直到现在还未再见过他。”

胡铁花苦笑道：“要不是高亚男拼命地追，我又怎会逃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楚留香失声道：“你从七年前逃到这里来，就没走么？”

胡铁花道：“她追了我三年后，我才逃到这里的。”

楚留香道：“那么，你在这里已耽了四年？”

胡铁花“咕”地喝了碗酒，道：“三年零十个月。”

楚留香道：“这鬼地方有什么事能留得住你这样的人，我真没法子相信。”

胡铁花“咕”地又喝了碗酒，忽然直瞪着楚留香，笑道：“你真要我告诉你？”

楚留香道：“快说！”

胡铁花把头凑到楚留香耳边，道：“你可瞧见方才替我们送酒来那女人？”

楚留香跳了起来，道：“你……你就是为她留在这里？”

胡铁花道：“不错！”

楚留香赶紧用手扶着桌子，像是生怕要昏迷过去。

他上上下下，瞧了胡铁花几十眼，好像这辈子从来没有见到胡铁花似的，然后，他缓缓坐下来，倒了碗酒，喝下去，才缓缓道：“我想问你一件事。”

胡铁花道：“什么事？”

楚留香道：“这女人全身上下，有哪一点比高亚男好，你能说出来么？”

胡铁花“咕”地再喝了碗酒，道：“告诉你，高亚男要追我，但我却要追她，而且追了四年都没追上，这就是她唯一的好处，你懂了么？”

楚留香眼睛盯着他的脸，直瞪了足足有盏茶功夫，才突又高兴起来，他伏在桌上大笑道：“报应，我现在才相信，世上是真有‘报应’这回事了。”

胡铁花恨恨道：“你笑什么？我就知道这种伟大的感情，像你这样的俗人，一辈子也不会懂的。”

楚留香捂着肚子道：“老天……伟大的感情……你饶了我好不好？”

胡铁花闷声不响，一口气喝了三碗酒，忽也大笑起来，两个人伏在桌上对面大笑，笑得全都流出了泪。

楚留香喘着气道：“这‘伟大的感情’是怎么发生的，你倒说

来听听?”

胡铁花瞪眼道：“你听了可不准笑。”

楚留香道：“不笑，绝不笑！”

胡铁花悄声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三个月没见到女人了，见到她，你可以说她不漂亮，但总得承认她在这地方已是最漂亮的了吧！”

楚留香道：“我承认。”

胡铁花道：“所以我就想和她……玩玩，在我想，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谁知她竟把我看成死人一样，连瞧也不瞧我一眼。”

楚留香忍住笑道：“堂堂的风流教主花蝴蝶，竟被区区一个小女子视如无物，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连我都替你生气了。”

胡铁花道：“她越不理我，我越有兴趣，准备花一个月的功夫。谁知一个月后，还是毫无进展，我就准备三个月，谁知……”

他苦笑道：“我不说你也看得出，我花了三年十个月的功夫，在她眼里，我还是死人一个，她简直连笑都没有对我笑过。”

楚留香果然没有笑，他实在也笑不出来了。

胡铁花一口气又喝了三碗酒，大声道：“你若是露出一丁点可怜我的样子，我就把酒灌到你鼻子里去。”

楚留香道：“我并不可怜你，我只是佩服你，佩服得要死！”

胡铁花大笑起来，笑得酒喷了一桌子。

他笑着道：“现在，我要听听你的了，你又怎会跑到这里来的？难道也是有什么人要逼着你娶她做老婆么？”

楚留香的神情骤然沉重下来，默默半晌，缓缓道：“你还记得苏蓉蓉、李红袖、宋甜儿么？”

胡铁花笑道：“我当然记得，那时她们还是小女孩，现在想必也长大了，难道是她们三个人一起要嫁给你？难怪你跑得这么远了。”

楚留香叹道：“别人都以为我和她们的关系有些不正常，其实，她们从十一二岁时就跟着我，她们只不过将我当作她们的大哥，当

做她们的好朋友，而我……你总该相信我，我始终都把她们当作妹妹的。”

胡铁花正色道：“别人信不过你，但我却知道你这老臭虫，坏起来虽令人头疼，但好起来却好得叫人做梦也想不到。”

楚留香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现在，她们三个人都被人劫走了。”

胡铁花动容道：“被人劫走？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楚留香道：“你可听说过‘沙漠之王’札木合？”

胡铁花怒道：“这小子敢惹你？我撕了他喂狗！”

楚留香道：“不是他，是他的儿子黑珍珠。”

胡铁花大叫道：“管他是黑珍珠、白珍珠，他有几个胆子，敢来惹咱们兄弟？”

他拍着桌子跳起来，道：“走！咱们找他算账去！”

楚留香道：“你要跟我去？”

胡铁花怒道：“你这个老臭虫，你当我是什么人？你有了麻烦，我不帮你谁帮你？”

楚留香也跳了起来，大笑道：“有你陪我走，不把那大沙漠闹个天翻地覆才怪。”

他忽又顿住笑声，看了后面的门一眼，道：“但她呢？你不管了么？”